



The Lawless

The Lawless

The Lawless

The Lawless

不法之徒

《肯特家史》第七部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不法之徒

《肯特家史》第七部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THE LAWLESS by JOHN JAKES

Copyright: © 1978 BY JOHN JAK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MBAR & CURTI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0-4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法之徒/(美)杰克斯(Jakes, J.)著;董惠铭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12

(肯特家史;7)

ISBN 978-7-5339-3262-6

I. ①不… II. ①杰…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9496号

“肯特家史”第七部 不法之徒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责任编辑 朱怡瓴 封面设计 吴 瑕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电邮:zjlap@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制版
	开本:710×1000 1/16 字数:600千字 插页:3 印张:41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9-3262-6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一个浴火重生的时刻。美利坚再次发出高尚社会里水晶般的回响。西部崎岖的羊肠小道，伟大铁路的轰鸣，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跨越整个民族。但是，在这块辉煌土地的心脏，跳动着腐败的脉搏，偏又遭逢了一个不屈不挠的节律——肯特家族：

艺术家马修搏击于巴黎艺术界的激情中，并在选择自身的天才还是选择多利的爱情中苦苦挣扎……纵情于暴力的亡命之徒杰里迈亚，再次将自己逼上了绝望和杀人之路……改革家吉迪恩为火热的斗争付出了美好婚姻的惨重代价……

从芝加哥和芝加哥熊熊的大火，到人们将听见吉迪恩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严厉斥责的纽约，到比尔希科克持枪行凶的阿比林和戴德伍德，再到杰里迈亚跟一个致命预言的最后约会……不法之徒们纷纷走进肯特家门。

《肯特家史》系列小说

- | | |
|-----------|----------|
| 第一部《私生子》 | 第二部《叛逆者》 |
| 第三部《探索者》 | 第四部《复仇者》 |
| 第五部《巨人》 | 第六部《战士》 |
| 第七部《不法之徒》 | 第八部《美国人》 |

目 录

CONTENTS

序 梦和枪 /1

第一卷 马修夫人

- 第一章 “垃圾行当” /25
第二章 普鲁士人 /37
第三章 重逢 /46
第四章 多利的秘密 /54
第五章 斯特尔尼克的逃跑 /61
第六章 在“洋葱头”的画室里 /71
第七章 有人监视 /80
第八章 不速之客 /88
第九章 莱普上校的要求 /97
第十章 死亡阴影 /104
第十一章 密室 /111
第十二章 避难所 /123
第十三章 泰晤士河堤上 /135
第十四章 多利的礼物 /141
插 曲 “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 /151

第二卷 吉迪恩的事业

- 第一章 夜间袭击 /167
第二章 毁 损 /181



- 第三章 火绒盒 /192
- 第四章 朱莉娅在家 /203
- 第五章 “露西·斯通的西部妓院” /212
- 第六章 侵犯埃里克森的家 /222
- 第七章 火柴 /236
- 第八章 走进地狱 /245
- 第九章 罪孽 /255
- 第十章 不速之客 /266
- 第十一章 雨中决定 /279
- 插 曲 得克萨斯大街的枪声 /288

第三卷 玛格丽特的愤怒

- 第一章 莫利 /309
- 第二章 在报业街 /318
- 第三章 厉害的监工 /325
- 第四章 三个女人的心 /333
- 第五章 汤普金斯广场 /345
- 第六章 在波士顿 /356
- 第七章 在淘金者中间 /364
- 第八章 戴德伍德的死亡 /375
- 第九章 愤怒的家 /385
- 第十章 自由精神 /398
- 第十一章 机械展馆的那个人 /413
- 第十二章 美国视野 /424
- 第十三章 受伤的家 /431
- 第十四章 在布思戏剧协会 /439
- 第十五章 生日 /448
- 第十六章 疯狂的家 /461
- 第十七章 旅行 /474
- 插 曲 夏季闪电 /488

第四卷 埃莉诺的路

- 第一章 《100年》 /509
- 第二章 监禁 /517
- 第三章 《汤》剧演员 /527
- 第四章 “打开大门的地狱” /538
- 第五章 惩罚者 /548
- 第六章 憎恨 /559
- 第七章 呼唤原谅 /573
- 第八章 鼓起勇气 /581
- 第九章 火中抢险 /590
- 第十章 两个告别 /603
- 第十一章 满天繁星 /617
- 第十二章 朱莉娅的命运 /630
- 第十三章 守法之人与不法之徒 /635
- 译后记 /648

序
梦和枪



他们捕猎野牛，风餐露宿，远离定居地。这样的生活倒是让人的身体很健壮。但是，有时，即便最强壮的体格也挡不住恶劣的气候。1869年4月，杰里迈亚·肯特就是这么个状况。

整整三天，迎着狂风暴雨，他不停地打喷嚏。两天之后，他和他的伙伴来到一个山核桃树林扎下营。杰里迈亚裹在毯子里，发烧了。科拉，自从1866年年初以来一直跟随着他的那个奥格拉拉苏人^①照顾着他。

几乎持续睡了四十八个小时后，杰里迈亚在深夜的时候醒来了。他看见科拉蹲在牛粪火堆的那一边，英俊的脸上露出郁郁寡欢的神色。在杰里迈亚和印第安人之间，摊着一副还没有玩完的纸牌。科拉为了打发时间，只好玩单人牌戏。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每当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干时，杰里迈亚就尽力把他所知道的牌戏悉数教给他的朋友。这位印第安人喜欢玩纸牌，学得很快，洗牌、发牌已经几乎像他的师傅一样娴熟和专业了。

杰里迈亚挣扎着用一只手肘支起身子。高烧还没有退，耳朵里听到的声音仍然有点失真：春风里新长出来的树叶的沙沙声，树林后面石灰岩构造的岩层里奔泻而出的流水的潺潺声，他们其中一匹长腿的花斑马偶尔传来的蹄声和鼻息声。从他朋友的表情里，杰里迈亚知道有不好的事发生了。

他拿舌头舔了一下口腔。高烧使他感觉他的牙齿浮肿，头很大。“你到时候应该休息一下。”他说。

“你病还没好呢。我要守着的。”

“你发愁的就只是这个吗，病？”

苏人瞥了一眼在风中闪烁的火。

“你有什么事情搁在心里，什么事？”

苏人比杰里迈亚大三岁，是他真正的“科拉”，他终生的生死之交。杰里迈亚是在大草原上遇见这位印第安人的，当时他被他们自己部族的一个人几乎打死，这是因为通奸而受到的惩罚。他悉心照料印第安人，直到他康复，就像



^①奥格拉拉苏人，居住在美国南达科他州西南部的达科他印第安人特顿部落的一个分支成员。

现在科拉照顾他一样。

这位年轻人模糊的目光盯着印第安人，催促他道：“说吧，什么？”

科拉叹了口气。“今晚我还真睡了一会儿。睡觉时，做了一个梦。”

苏人部族的各个分支都很相信梦。显然，科拉的梦想让他忧心忡忡。杰里迈亚赶紧宽慰他，大笑着摇摇头说：

“听着，我在发烧的时候可是也做了很多梦呢。”

“梦见什么了？”科拉马上问道。

杰里迈亚笑得更欢了。“女人，丰满的女人。”

科拉咕哝着说：“比我的梦好。我梦见了一个黑黑的东西。”

“给我说说。”

科拉用悲苦的眼神瞧着他，说：“我梦见你又跟你的枪在一起了。我看见枪在你的手里。”

愤怒和害怕使杰里迈亚开始发抖。他的目光几乎不假思索地扫向拴着他们的马匹的黑黑的地方。他的左轮手枪就包裹在他马鞍袋的油布里。同一只袋里还藏着一年前在北普拉特市^①附近那辆倒霉的发薪水的火车上抢来的最后一点钱。那时，他驰骋江湖的名字叫约瑟夫·金斯顿。

“好啦，这次一定是个假的梦。去年冬天我就把枪包裹好藏起来了。”

在我认识到老是用枪解决问题是一种毛病之前，我已经杀了八个男人、一个女人。这种毛病总有一天会把我打败，除非我先把它打败。

他的脑海里始终回旋着那些死者的面孔，每一张面孔都栩栩如生、刻骨铭心。有些面孔是他部队的指挥官在佐治亚州^②拥有的种植园里的。罗斯中校在亚特兰大^③阵亡前，要求这位南部邦联^④的年轻士兵离开即将战败的部队，开小差，以便在战争的最后关头真正发挥作用。他恳求杰里迈亚直接去那个名叫罗

① 北普拉特市，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中部的一个城市。

② 佐治亚州，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州，濒临大西洋，首府亚特兰大；1732年是英国殖民地，以乔治二世之名命名，1788年成为美国最初的十三个州之一。

③ 亚特兰大，美国佐治亚州首府。

④ 南部邦联，指1860年至1861年退出美利坚合众国，因而导致美国内战的南方十一个州，即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得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



斯伍德的种植园，帮助保护这个种植园和中校的家庭免受谢尔曼^①部的扫荡。

杰里迈亚这样做了，或者说尽力这样做了。在罗斯伍德种植园，一个接着一个，他杀了斯金默霍恩，一个北方的粮秣征收员；杀了普赖斯，一个老是惹事生非的前奴隶；杀了塞丽娜，他所在部队指挥官的女儿。将她杀死给了他最大的快乐，也给了他最大的伤害。塞丽娜向他撒谎，声称她爱他，但事实上她在乎的是他告诉她的肯特家的钱。假如他回家的话，将来某一天他可以继承的一笔钱……

但是，由于他在罗斯伍德种植园杀了那么多人，继承肯特家的钱已经不可能了，他便逃向了西部。

有一些死者的脸是沃思堡的。一个企图设局骗他的赌场庄家，另一个是在他用他的枪给了那个庄家应得的惩罚之后前来逮捕他的治安官。

也有的脸是他在大草原流浪时的。那个背运的牧牛人卡特赖特少校，少校雇用的帮手达林顿。卡特赖特这伙人里的第三个人，杰里迈亚傻乎乎地将他放了。当时，少校企图抢劫一批他们刚刚猎杀的野牛。杰里迈亚仍然能够看见那个名叫蒂莫西的小伙子可怖而又愤怒的脸色。蒂莫西发誓不会忘记他，发誓不会忘记他杀的人，发誓总有一天要找到他让他偿还血债。

最后，那些脸来自联合太平洋铁路工地。他和科拉在那儿将野牛肉卖掉。一个名叫巴特·布朗的骗子和他的一个笨蛋帮凶死在了他的手里。这两个人和那儿其余所有的人都是一帮无耻之徒，都该死。

但是，最后，给予他们活该的惩罚带来了太多的问题。所以，去年，他开始下决心打消给予这种惩罚的念头。他教导自己没有必要非用杀人来酿造自己的快乐。

他费力地继续说道：

“哎呀，见鬼的，自从我们在内布拉斯加州^②抢劫了那辆联合太平洋的特别列车之后，就达成共识，这种事情他妈的太危险了，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拿枪

^① 谢尔曼，即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1820—1891），美国将军，1864年在美国内战中担任联邦军西部的总司令，率领六万人横越佐治亚州，其间用故意破坏所过之地的策略击溃了南部邦联军队，并摧毁了敌方民众的士气。

^② 内布拉斯加州，美国中部的一个州，首府林肯，1803年通过“路易斯安那购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1867年成为美国的第三十七个州。

威胁过什么人。”

科拉慢慢地点点头，“我听到你所有的话了。不过，我梦见你拿着枪了。”

“那已经都过去了！”他的脸上有一丝苦笑，“有时，我想只有我相信这点。我母亲常常说起我们家族的一支疯狂的血统。是哪个老祖宗遗传下来的，也许是我祖母。她称之为弗莱彻血统。那个女人姓弗莱彻。我母亲从来没有直接说过，没有说在我身上看到有这种血统的迹象。但是，我知道，她看到了，要不，她为什么会提起这事儿？我猜呀，我在战争结束时以及战后不久的所作所为证明她是对的。但是，我已经战胜它了，科拉。我也许有这种血统，但是它不会再把我推向我不想去的地方了。”

他说的比他心里想的更自信。有时，他母亲的话会不知不觉地溜进他的脑子里，令他悲哀地深信他是某种无法避免的东西的俘虏。他又变得激动起来：

“我在变好。否则，一天到晚让人提心吊胆，担心被捕，担心碰到陌生人，连别人一个很普通的招呼也让我胆战心惊地不敢回应……”

科拉将目光移向别处。这样一来，杰里迈亚更火了：

“见鬼的，究竟怎么了？你也不相信我？”

“我想全心全意地相信你，这样你就不会因为过去那些杀……而痛苦了。但是……”

“说吧，说出来！”

科拉咽了口唾沫，然后轻声说：“我在梦里还听到一个声音。”

杰里迈亚毛骨悚然。“一个神的声音？”

“是的，神力^①。神。醒来后，我非常仔细地回忆了它所说的一切。”科拉的两眼注视着火堆那边的黑暗，他的话音呈现出唱歌般的音质。“它对我说，一旦你再次拿起枪，就再也放不下了，你就会无穷无尽地杀人。枪将使你名噪一时，但是，接着，盛名就会像冬天下午的日光一样瞬息即逝。最后，枪的威力就会消退，你就会被……”凄凉的双眼找到了杰里迈亚的双眼。“被你自己的人杀死。”

“自己的人？”他目瞪口呆，既惊恐又想狂笑，“你是说我的家人？”

^① 神力，原文 wakan，属印第安语群苏语组。达科他人认为，类似神力的超自然力不同程度地充满有生物体和无生物体之中，有时给它们以奇特的力量，常常被说成是奇特遭遇的原因。

科拉的话音再次变得正常。“恐怕是的。我只听到那个声音说了我原原本本告诉你的这些。没有其他的。”

杰里迈亚擦了一下他汗淋淋的额头。“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最奇怪的事情，尤其是后面的那部分。那不可能发生！我母亲已经故世，家里其他的人只知道我已经死了。唯一知道杰里迈亚·肯特活着的人只有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博伊尔。他是一个爱尔兰人，1866年我们见过他。但是，他发誓决不将见到过我的事儿说出去。我不忍心让我父亲和兄弟们知道我所干的事……唉，我打算不再见他们任何人，永远不见！所以，这种事儿不可能发生。”

科拉拿一根手指在火堆边的地上画着。“我希望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说不出来那是不是对的。梦里没有给我解释。”

“那么，这是一个愚蠢的梦！你听见了吗？愚蠢！”

发热发得口干舌燥的刺耳声音伤害了苏人，他低头瞧着自己破碎的鞋头。

杰里迈亚刚才的发力损耗了他太多的精力。他向后倒去，头晕目眩，呼吸急促。他的话音显出不连贯的睡梦般的状态。

“我已经弃绝了枪。人们抓捕你，把你的名字写到布告上……那些你都看到过了，科拉。我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代……”他咳嗽起来，“代价太大了。”

然而，心灵深处一个奚落的声音坚持认为，有的时候，令人难以形容的是，这只手跟枪是融合在了一起的，枪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当一个人面对你的枪、吓得屁滚尿流时，你感觉如此强大……

“是的，”他说，“我厌倦了。”

科拉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火堆。

杰里迈亚闭上眼睛。他庆幸回到高烧引起的乱梦不断的浅睡的黑暗中，那样，他就省得去想他朋友的话。他的人生道路变了，永远地变了。不管这个捕猎季节最后捕获到的野牛如何少，收益如何少，捕猎野牛总比他逃来逃去、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于谁会来追捕他要好。

“梦，”他咕哝着，渐渐陷入了无意识状态，“梦……是错的。”

他还没有很快完全失去意识，他听见了科拉轻轻说，毫无疑问是表示怀疑，“可能，可能。”



序

梦
和
枪

二

又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他的高烧还没有退。科拉轻轻地将他推醒。红红的余晖洒落下来，在树林中破裂成块块碎片。科拉抚摸着他的肩头，说：

“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你不吃不喝，什么事儿都冒出来了。我帮不了你，我必须得找个能帮你的人。”

杰里迈亚太头晕目眩了，只能费力地勉强睁开眼睛，说：“不，那不安全。”

科拉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附近有个小镇。我要去找个能开白人那种药的人，把他带来。”

此时此刻，杰里迈亚的感动之情油然而生——一种爱或类似于爱的东西。他感到惊讶，他竟然发现自己还能感受他曾经对他的哥哥有过的那种爱。科拉为了他，打算冒极大的危险。科拉明明知道，一个穿着白人衣服的邈邈的印第安人到白人居住区去，会有极大的危险。在堪萨斯州^①的这个地区，尤其危险。上一年，堪萨斯州曾经饱受沙伊安人^②、阿拉帕霍人^③、基奥瓦人^④的袭击之苦。

“科拉，我不想你冒险去……”

苏人将他推倒，打断他道：“我一定得去。我会没事儿的，只要一两个小时。”

杰里迈亚忧惧地瞧着他骑马消失在模糊的红红的暮色中。

他再也没有回来。

① 堪萨斯州，美国中部的一个州，首府托皮卡，1803年该地区作为“路易斯安那购地”的一部分被美国获得，1861年成为美国的第三十四个州。

② 沙伊安人，美国的一个印第安部落成员，原居住于密苏里河与阿肯色河之间，现居住于蒙大拿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的保留地。

③ 阿拉帕霍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主要居住在大平原，尤其是怀俄明州。

④ 基奥瓦人，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堪萨斯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毗邻地区塔努安族的一支。

三

接下去的那个星期二晚上，当杰里迈亚骑着马沿堪萨斯州的太平洋铁路向那个村落走去时，他还有点低烧。虽然吹来的阵风很凉爽，他那顶帽冠很低的平原人帽子下，还是汗水涟涟。他在马鞍上微微摇摆着。这个高个儿的二十三岁小伙子，看上去的年龄远远不止二十三岁。

他继承了他母亲的金发和父亲瘦削的脸颊，一张饱经风霜的英俊脸庞，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嘴巴，嘴唇太薄，有时给人残忍的感觉。他在好天气穿的衣服包括，一件本来蓝色现在已经褪变成象牙色的无领棉衬衫，一件肮脏的有口袋的灰色鹿皮马甲，一条臀部和大腿内侧在马鞍上摩擦得最厉害于是便补了鹿皮的裤子。他的马靴上，有普通的美国风格的踢马刺，名叫“奥凯”。用这种圆圆的齿轮，踢马的肋部很容易。

风刮起黑暗中的团团尘雾，沙粒吹进他的眼中，令他的视线更加模糊。他走过一条通向牲畜栏和用原木做栅栏的围栏的侧线。也许，美国战后的经济复苏再也没有比南方大群大群的牲畜开始运到北方铁路工地更具有象征意义了。此时，白宫易主格兰特^①。为了呼应席卷全国的乐观主义，这个市镇显然期望在即将到来的兴旺的畜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那些新的牲畜栏里没有牲畜，没有任何牲畜的影子，只有一小阵一小阵旋风刮起的尘土在飞扬。

他帽子的箍带下，汗仍然在一个劲儿地冒出来。他想把帽子摘下来，但是他没有摘。帽子挡住了那个很容易被人认出来的标记——从他的左眉梢处开始一直伸展到后脑勺、由大变小的一绺白发。这绺头发是在奇卡莫加战斗中开始变白的，当时一颗米尼枪弹^②擦过他的脑壳。他常常用泥土和鞋油混合起来伪装这绺白发。今晚，他没有花心思弄这个，他忧心如焚。

^① 格兰特，全名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出生名海勒姆·尤利塞斯·格兰特（1822—1885），美国第十八任总统（1869—1877），共和党人，美国内战时期任联邦军总司令（1864），采取消耗策略，在1865年打败了南部邦联军队，结束了内战；总统任内，对南方实行宽大的重建政策，曾颁布《大赦法令》，赦免内战中叛乱的奴隶主。

^② 米尼枪弹，19世纪用于前装枪的一种圆锥形子弹，由法国军官米尼上尉发明，故以其名命名。



他骑马直接走上铁路边那个小小的框架型车站。除了车站远端有一盏防风灯外，其余地方一片漆黑。灯下面的屋顶上，钉着一块牌子，上写：

埃尔斯沃思

堪萨斯州的埃尔斯沃思，从一目了然的情况看，这个地方不怎么样。仅有的一条街道伸向北面的三角叶杨林，三角叶杨就长在斯莫基希尔河陡峭的河岸上，街道的两边有一些坡屋顶的房子和几个护墙板没用油漆的商行。一条印满车辙的小道蜿蜒通向一个水流平缓的浅水滩。

村子里没有多少灯亮着。街道的远端，从一幢最大的房子里传出音乐声，是一支波尔卡舞曲，由一架虽有和声但却走调的钢琴弹奏着。埃尔斯沃思尽管其貌不扬，但是还竟然文明到拥有舞厅，人们可以在那里兴奋地搂着这种地方雇用的舞女兼妓女尽情跳舞，一边跳舞，一边商定深夜的安排。杰里迈亚看见舞厅前有六七匹马。生意清淡，但是那天是非周末的夜晚。

“走，纳特。”他说着，仅用一个踢马刺碰了一下他的花斑马。他驱马向前驰去，身后腾起巨浪般的尘土。突然，他勒住马。一间小屋里漏出来的灯光照着一排树，他看到了在风中慢慢打转的一个一动不动的人影。

他的胃开始变得像他的额头一样烫。他走近以便看个究竟。等他走近低头看清楚后，不仅轻声地惊叫道：“耶稣，啊，耶稣啊。”

他能够理解科拉当时必定会有的感受，这么卑鄙的下场。他可以想象他的愤怒和羞辱。对一个苏人来说，除了梦之外，再没有比能骄傲地让自己的部落人传诵世世代代的恰当的死更重要的了。这样的死得去勇敢地甚至炫耀地面对，在战斗中面对凶猛但值得尊敬的敌人。而现在，科拉死得像是一个普通的偷马贼。

杰里迈亚怒不可遏，愤怒仿佛祛除了他的高烧，使他的头脑变得清醒。他扫视了一下整条街道，确认没有人监视他。接着，他爬下他的花斑马，将马拴到小河边的树林里。马藏在那里，一眼看是看不见的。

他伸手从一只靴子里猛地拔出一把宰野牛的刀，爬上那株三角叶杨最低的树丫，割断了吊死印第安人的绳子。